書隱叢說

書隱叢說卷之十六

吳江袁棟漫恬著

讀書有爲

宋胡安國庶子寅號致堂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百寅都刻畫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易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明王守仁少亦駘宕不覊父閉之空閣中父友試探之則以散髮結蝹蜒于其上蓬蓬勃勃不可勝窮父見之益怒友曰是心思可以有爲毋輕視也乃私詰以不學之故乃曰書已讀

矣歷試之皆能暗誦乃益奇之遂爲之延聘名師遂成大儒累立奇功夫桀黠難制黠宕不馴者俱有可爲以其能讀萬卷書也不能讀書雖循謹緘默不過一守家之子而已況又不能循謹緘默者乎

居家三厄

凡人出外者多懼風波盜賊與虎狼三者之厄余思居家亦有三厄近似者凡事可掃除而几榻之塵沙日除日有可當江湖之風波凡事可防閑而中宵之鼠竊隨防隨到可比刼掠之盜賊凡事可退避而枕席之蝨蟲愈避愈多可喻山林之虎狼然道途之三

厄日不常有而居室之三厄曾無虚日也

○妄鬼假托

風俗通云張漢直到南陽行後數日鬼物至家云我喪在陌上言家事頗悉爲衰絰迎喪遇漢直謂其鬼也前爲具説且悲且喜異聞總録云撫州民詹六詹七其季曰小哥賭博負錢畏兄箠責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意其爲死矣中元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少焉陰風肅肅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後數日季忽從外來伯兄以

爲鬼將逐之弟曰本懼杖而竄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詐云又季元衡調台州教授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絶命之意及行季以情禱妻妻亦頷之僑寓中忽聞啾啾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遣箠楚勢不可復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欲田車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遣僕兼程歸扣其事僕還云宅内全無事季曰然則妄鬼假托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横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耳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

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余前所言戾氣所鍾及鬼由心感之言觀此益信况世間狐狗所托者又不少也然則吏胥托官以恐嚇醫卜乘機以誘利者又不勝屈指矣

弟子門人

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洪氏隷釋隷續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然則古時弟子門人大有分别令則混而爲一矣且以門人當弟子而無弟子之稱更有士人稽首于佛菩薩三清

文昌之前自稱曰弟子尤可異也

馬牛風

書曰馬牛其風左傳曰風馬牛不相及也俱爲馬牛之病風耳懶真子說極明或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

張仙

張仙本張惡子姚萇立廟于梓潼嶺上蜀人俎豆不絶仙即梓潼神世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有謂爲文昌星所化者矣有謂花蘂夫人以孟昶像而託名者矣有謂爲挾彈擊災之張遠霄者矣俱未當也

文昌

文昌本星名其星有六星經不言其主文事但有司中司禄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注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第四星賈疏云文昌宮六星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又曰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禄爲司空是主天下爵禄之星則令世士人之祀文昌亦宗其義而爲媢禱之舉耳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凉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俗儒不明從而惑其

說至崇其像于學宮寺觀并爲刊印文昌帝君陰隲文以勸世自謂有福孰知其俱陷入于道教荒唐之說也總爲士子急于功名之念謂文昌得以進退其柄而爭祀之則爲文昌之名所誤耳況得以進退其柄而爭祀之則即所謂通關節者是也君子之所不爲也又何祀文昌者之紛紛乎

○陳日照

宋安南國王陳日照本福州人好與博徒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于父其叔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罍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展

轉入于邕州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于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而悅之因請以歸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甚矣人之賤貧富貴固不可料也而席巻器皿事水滸傳曾智深桃花山事用之國王無子授壻因以得國後水滸傳李俊爲暹羅國王事用之

分韻字學

分韻當以古韻爲準今韵行而古韻不聞矣字學分類當以說文始一終亥爲準字彙行而古之分類高

閣矣顧野王玉篇分類本之說文廣韻本之古韻所以書稱合璧而人當奉之爲著蔡也

王景亮

明王景亮原名珮本非王中丞哲之後及第後與中丞後聯譜遂序入景字輩改名景亮明末殉難于閩中縣志有傳其後人衰落不振墓道亦荒凉莫辨中丞族孫王覲揚錫江寧罷官以後力行與廢修祖墓立祠堂敘族譜因訪景亮墓道得之於荒榛叢莽中其棺已朽上有大樹縈繞舁其樹窆處儼然而白骨嵌懸樹根間爲裒而葬之立碑道左歲歲設祀焉噫

孟郊云樹根鎻枯棺孤骨裹裹懸言之不黷然乎設景亮無聯譜之事又誰爲之尋其墓而葬其骨于寒烟衰艸之中乎

文章本天然

陸放翁云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此言實有所見不但善則歸天之意也方人搆思微茫之際文思忽來謂非天之假手乎李長吉云筆補造化天無功雖曰誇美之詞不免貪天之功以爲巳力矣

。獄訟難正

愚公牸牛生子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

持駒去愚公不與之爭遂以名谷管仲知之曰使咎
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愚公知獄訟之不正故
與之而不爭耳仲有此言齊之所以治也甚矣獄訟
之難正也居官者以清廉爲本尤當以和平爲主清
廉則理易直和平則情可得貪汚者無論矣世有自
恃清廉而恣睢暴戾不能和平以察真情往往以先
入之言爲主而有爭之而不得者矣此獄訟之所以
難正也居官者其鑒諸

澄心養氣

人生在世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擾擾碌碌無有

止期唐人所謂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也養生者第一以清心保氣爲主清其心則事感不能亂保其氣則外物不能侵古人曰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二語實爲養生之要訣能于擾擾碌碌中稍有閒隙即行此法勝于汩没者多矣况當經年無事之候行之久而不懈有不却病延年者乎若方士家之服食閉氣往往多致災戾甚而隕命慎毋從也

逸書

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韋昭注國語往往有曰逸書者蓋謂孔氏之古文耳非謂亡逸之

書乃謂今文亡逸之書也故文選注亦云夏之逸書也不然豈唐時尚未盡出耶

三槐

有求宋王曾之父名者宋史不載止云幼孤鞠于伯父而已後閱清波雜志得其名曰祐乃手植三槐者

緯讖之言

天如彈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尚書考靈曜洛書甄曜度之文也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日春東從青

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河圖帝覽嬉龍魚河圖之文也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河圖括地象之文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禮稽命徵之文也日月右行禮含文嘉之文也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樂稽耀嘉之文也緯讖之書原有不可磨滅之言後世且用之不盡惟地有四遊爲不足憑銅頭鉄額爲荒唐語耳是故書無論古今無論眞僞但當

識別其言求于理到而已理到則可傳矣猶夫文之不論平奇濃淡詩之不論初盛中晚也何後人之紛紛致辨于繫辭與古文尚書乎

時日吉凶

今人酷信時日避忌夫小吉小凶有何關係如室本陋即數改方向亦有何益命本蹇即日趨吉地終無所得居宅何家不擇吉日有子孫保之者有轉易他姓者婚娶何人不擇吉日有皓首齊眉者有夭亡相繼者總在乎人之德與命耳豈在此瑣瑣之小吉凶哉宋武帝唐李愬往亡可以興師漢明帝反支可以

通奏唐太宗辰日可以發哀宋武帝四廢可以拜爵此甚可法至於葬師所云江南無吉地全在時辰利則術士惑人之言耳

事同禍福異

太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宋史綸于御前爲蜈蚣齧頂忽然淚下適言高宗事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明日轉官明徵士吳與弼名對時有蝎在頂問其大略默然無應上不悅而罷同一事也而禍福相反莊子之

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純任自然

人在塵世紛紛擾擾無限營求自以爲得計而不知爲得爲失總莫逃乎數也數當得幾幾欲失而竟不失數當失幾幾欲得而竟不得有數主之莫能越也小而一舉一動大而爲死爲生無不皆然數者任純自然之謂如萬物之蠢動草木之萌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非數而何非自然而何即上天之四時春夏秋冬循環自然亦有一定之數焉偶有愆陽伏陰上天亦任其自然而巳故人之遇大得大失如春夏秋

冬之循序也遇小得小失如從陽伏陰之遭際也識此可以寵辱不驚可以進退兩忘晉人云吾兒富貴已極但少斫頭耳亦識得盈虛消息之義

臂針自出

鄂州武氏女得奇疾痛時宛轉不堪一道人以藥傅之一鉄針隔皮跳出余姪家㓜婢寤寐中手而腕間如蟲螫之痛若有物入于中自後蠕蠕微痛漸漸緣臂灣環而上直至肘背忽露一細頭以指摘之乃是一無孔鉄針其痛始愈計其時三月之久矣夫針之偶入膚肉亦常耳獨異其宛轉而上且能自穴而出

視武氏女又異矣昔人之所謂蚝蜒如龍者安知非此等耶以是知事理之不可測而物性之不可知也

。得閑讀書

事有急而小者有緩而大者生產作業煩瑣應酬事雖小而實急有刻不可緩者逐日有逐日之事逐日爲之則無廢事矣讀書談道立身治性事雖緩而實大有必不可少者一日有一日之功得閑爲之則無曠功矣所以古人云隨分且爲今日事得閑還讀舊時書也

木石狐狸

昌黎謝自然詩云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寃並非迂言實有所見而然也略記數事于左天門郡仙谷人有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有好事者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人疑之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遂募數十人入山尋之有蟒長數十丈開口廣丈餘格射刺殺之前後飛仙皆此蟒氣所噏焉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三更一黑虎入觀來啣一道士于是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冠帔髮骨甚多唐長安惠炬寺側觀音鉄

像常現身光沠俗之輩爭往禮謁且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𢾛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有一健卒叫喚觀音㘴㘴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不以世類

張湯有子張安世劉向有子劉秀王莽有子王宇盧植六世孫盧循賈逵有子賈充盧奕有子盧杞許敬宗有孫許遠韓琦曾孫韓侂胄入姦臣傳秦檜曾孫秦鉅入忠義傳吳璘孫吳曦入叛臣傳明魏大中子

魏學濂降李賊信矣賢不肖之不以世類也朱文公之後朱萬拜雖人品不正仍能抗節以死難亦可不愧于其先矣或曰萬拜之名爲人所訛誣也

消患未萌

曲突徙薪是消患于未萌也焦頭爛額是救禍于已然也凡事當消患于未萌爲上瘍醫治疾癰疽腫毒善内消者則爲良醫大臣治國兵刑盜賊能消患于未然者則爲良臣自身而家而國總一理也消患于未萌者在識其機而轉其智耳其機欲動而以智御之則如瘍醫之内消矣

○天與人歸

秦皇知亡秦者胡但築長城以備胡不知滕下之有胡亥也唐太宗知武氏之亂天下但知誅求于疑似之際不知宫中之有武后也漢昭帝欲盡殺獄中之人而不及公孫病已明太祖築城髙厚曰除是燕子飛来而遣爲燕王之讖其中俱有天焉氣數使然不可强也但當行仁義以順受其正而已逆料禍福計斯下矣方正學曰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其信然歟人但知結人心于暫而不知結天心于久也結天心則人心自無不

結所謂天與而人自歸也

○休徵咎徵

尚書洪範休徵咎徵各以類應中庸國家將興必有貞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或天動而人隨或人動而天應總是氣機所動不可勉强然天道遠而人道邇即以人事而論食乃萬民之天人乃國家之本入其國而五穀豐登人民樂業欲不興得乎入其國而飢饉連年轉死溝壑欲不亡得乎入其國而大廉小法綱紀不紊欲不興得乎入其國而賄賂公行寬濫無辜欲不亡得乎入其家而家政有條親朋歡洽欲不

與得乎入其家而庶事怠弛僮僕渙散欲不亡得乎入其家而耕讀不輟整肅和藹欲不興得乎入其家而遊蕩無檢頑嚚不悛欲不亡得乎故觀其政與其人而决其興亡有斷斷如者雖曰有數存焉而實有理存焉也然祖宗不能保其子孫旁觀不能代庖當局此中得不謂之數乎亦何莫非盈虛消息之致然乎

○戒律字音

釋教今已頹廢然有可取者叢林中之戒律也嘗見禪室齋時群僧畢集無敢喧呶而頭容手容一一如

律爲優伶本屬賤技然亦有可取者曲白中之字音也師教其弟弟授之師音當作中州者則中州之音當作轉注者則轉注之一一推敲毫忽不爽焉吾儒以仁義禮智自任反不能如僧家戒律之嚴以赧明文物自許反不能如優伶字音之正其亦可慨也夫

有權者主之

天下事情不一而總歸于有其權者主之無論賢愚貴賤也有司之黜陟則督撫執其權刑獄之枉直則守令執其權文章之美惡則衡文執其權賢奸之彰隱則史筆執其權案牘之顯晦則胥吏執其權詞訟

之興滅則訟師執其權米麥之貴賤則牙儈執其權財帛之豐吝則銅臭執其權疾病之死生則醫藥執其權幽明之禍福則巫術執其權一執其權孰從而撓之哉凡此數者聖世之所不能無而人人以爲無可如何欲罷而不能者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歷代有祀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或云南極一名老人星見則天下壽唐人有壽星見詩宋真宗時有異人長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曰吾將益聖人壽上爲名見賜酒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

客聯帝座上益異之勑圖其像故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也雖屬悠謬以見世俗之亦有所本焉

五星聚

周將代殷五星聚于房齊桓將伯五星聚于箕漢高帝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唐元宗開元三年五星聚于箕尾大曆三年五星聚于東井宋太祖建隆三年五星聚于奎真宗時五星聚于鶉火伏于日下孝宗時五星聚于軫明洪武中五星聚于奎嘉靖二年五星聚于室天啟四年五星聚于張　本朝雍正二年五

星聚三千歲中寥寥如此甚矣文明致治之難也

針盤所本

孝經援神契云大雪後玉衡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夘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指亥小雪指壬玉衡北斗柄也以十二支八干四維卦分配二十四氣令堪輿家針盤所用本此又曰立春指艮雨水指寅云云則差一針矣楊賴二盤之所由

分乎

○拐子敗露

拐子所在多有乾隆十年各處敗露搜獲招承論死者頗衆嘉與府爲先而建平等縣次之其船共有七十餘號船名包頭船上種龍爪葱或萬年青名龍虎黨散處各地托名買賣歌唱施藥行醫女眷挑蟲算命比比皆是船中供奉女像名挑筋娘每年端午中秋殺一㓜孩祭獻畢蒸炙共食更有挪胎割腎取腦炙骨種種惡毒總以合藥網利嘉善縣督捕廳陶爲刋保赤瑣言有云被拐者有三暗記于臂脉之間一

刺五字一刺十字一刺圓圈各認收管拐去之條約有四等一食腦子炙骸骨名曰胎骨一斷筋瞎眼折手落足令其𠯁化名曰盆景一賣于異鄉父母兄弟不得見面名曰落水一拐來不服惟恐敗露即行殺食名曰放生云云凡所聞與前無異者不復贅也拐子久矣橫行無忌不料敗露于今人心爲之大快普天之下莫不感頌 聖天子及良有司焉

品泉

陸羽品泉張又新又品泉幾于天下無遺泉矣然猶有所遺者吳縣鄧尉山足有七寶泉味甚甘洌過于

虎邱惠山倪雲林都玄敬俱往汲飲又華亭有寒穴泉與惠山泉味相同又唐時京都昊天觀常住庫後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又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東坡名之曰惠通又潁州白蟹泉味與廣陵大明寺井泉等山東有趵突泉北都有神山泉陸張二公品泉而遺此可知凡事不可以耳目限也

有司當慎擇

爲有司官最難南面而臨情僞百出第一要平心以求其眞情爲得貪汚者無論矣即號爲清廉而居心不平或執巳見或任意氣其事無有不枉俗語所謂

事有三屈是也有極疑似之事竟毫無干涉者有極不堪之情竟大謬不然者所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難于不行也如士民有貧富貴賤亦不可一例而論有富欺貧者亦有貧奸富者有貴壓賤者亦有賤干貴者有終身無一是而此事獨是者有終身無一非而此事竟非者不可以成見而斷也當平其心和其氣以求之庶得真情情真則罪當矣昔人云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天下之所惡于貪汚者恐其是非倒置耳如仍然是非倒置也又何貴于清廉乎故朝廷當慎擇大臣大臣當慎

擇有司有司與民最親莫謂可忽視也

杭城事佛

佛教之中于人心也非一日矣福田利益比比皆是其尤甚者杭州城中家家事佛門内俱供設佛堂高座廣龕累累列坐過而望之疑是菴觀寺院編户羅列不成體統安能家諭而户曉之是在賢明有司之責矣

紅苗

湖廣貴州廣西之間有山綿延千里前後各有洞户其中寬廣可容人衆有居之者名曰紅苗聚族而居

世爲巢窟或出與民間交易通好或出殺掠爲民害化之不能滅之不得此如人身中之穀蟲耳何能盡去之乎或云是三苗之種或云是盤瓠之種前明之猺人獞人俱是物也王樵曰竄三苗于三危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叙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來格分背者則皆其舊都也

夷言改訛

夷言無正音中國傳之數數改訛亦惟其音之近似而已漢身毒國亦曰捐篤亦曰乾篤亦曰乾竺又曰天竺契丹阿保機亦曰阿布機亦曰阿保謹天山亦

名祈連山亦名時漫羅山亦名祈漫羅山

封神藍本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射之丁侯病大劇卜祟在周舉國臣服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越裳氏獻白雉焉又曰武王問曰天下神來甚衆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于門益者入雖屬不典之言乃爲封神演義之藍本矣

○吉兆有命

宋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其先本一富民葬處民葬後二十年若子若孫皆病目至于盲障術者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他人不然禍不可救矣富民旼卜而其穴為魏公家所得然則宅兆之吉惟有德有命者當之不然不惟無福反受其殃何世人之以是為兢兢也

五王

孔子為萬世師表前朝封為至聖先師又建啓聖祠于大成殿後府州縣學莫不皆然　本朝雍正中又封孔子五代為五王共在啟聖祠內尊儒重道於斯

極矣

音韻直圖

音韻之失傳也久矣切韻有直圖横圖世但講論横圖而直圖遂爲絕學如皐諸生張宗山家傳直圖之學以其學徧授吳中學者其法以梅誕膺字彙後卷所載直圖口授中州音韻每字有三十二音令人一氣讀下如流水之滔滔如貫珠之纍纍其中却有天然節奏一毫不可勉强舉口即得不多不少雖當無字處必有一定之正音出焉如魯鼓薛鼓之有其節如南陔由庚之有其句而元音在是矣而天籟在是

矣反切之法但用手指搯定三十二位上某字與本字同位無有不得其同位者即後世之字母所自出也橫圖三十六字母其中有可擬議者知徹澄孃之複增四母也非敷奉微之倒置在前也端透定泥之下又列注知徹澄孃隔標隔列義費周章也自古詩韻之分合亦有未當處如一東二冬既分則弓爲谷容切穹爲酷容切俱當在冬韻不當入東韻凡音皆從宮音起當自東始而凡音皆從喉音起當自公始不當自東始蓋東乃舌音非喉音也他年當與張子聚首晨夕討論往復勒成一書使後世知其學之直

而不煩專而不泛也於其別也賦詩以贈之云直圖久矣無人會斯道於今又克昌流水滔滔咸輔舌貫珠纍纍辨宮商斑斕薛鼓聲猶振幽眇笙詩句未亡散有廣陵傳絶學元音天籟大文章盖實録也

釵釧記本

柳鸞英與閻自珍爲腹婚閻父死家貧不能聘娶栁之父欲背盟鸞英不肯然度父終渝此盟乃懇隣嫗私約自珍往後圃取貲自珍喜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其故江海計設酒醉珍兄弟如期潛詣栁氏鸞英已付其貲而小婢識非閻生也江海恐事洩遂

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酒醒自悔失約急詣梛圃時月黑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躓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逹曙梛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告官遍訊及隣嫗遂首女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巳論死會御史許進巡至夢鸞英詳訴其冤明旦名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欵服誅于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今欽釧記是也

。幻術迷人

宋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者只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出而擒之井中心史載妖僧剖食孕婦乃持所呪妖水令元主君臣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其意略同而胡僧之術尤工矣

假中風

姚廣孝訪王仲光勸其出仕仲光擲杯于地涎嗽交流其母曰行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太息而返温體仁罷相後遊行亂山中值暮求宿于隱者之廬

談論古今娓娓不倦温温徵露已名隱者遂吐涎僵卧作中風之狀温再訪之則杳然矣自古高人逸士視此等人自有一種腥羶汚穢之氣求其遠而不得耳

○脩身

聖經言修身人但知其整束之義而不知其脩治之義修身如脩屋然屋有敗漏隨即修葺則屋永不壞脩身如脩器然器有殘缺隨即修補則器終不敝修身者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即脩葺修補之謂由能改過而馴至於不貳過則可永終無過矣猶之屋時脩葺則仍爲新屋器日脩補則仍爲新器也

卦影

費孝先作卦影以丹青寓吉凶意在隱躍之閒今世有鳥啣牌箕命者想是其遺意

。洗筋惡俗

江西風俗惑于風水凡父母葬後輒將骸骨起看用水刮洗驗其骨色紅黑以定風水吉凶紅色則仍行掩埋黑色則改葬別邑逾年仍行掘驗名曰洗筋又曰檢筋逆理干典莫此爲甚乾隆中大臣奏禁之

窮變通久

荀子曰肉腐出蟲魚枯出蠹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此乃物理自然之道腐枯窮也蟲蠹變也肉魚之消化通也消至于盡則久矣

方家幻術

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遂渥蔡君謨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道人李士寧謁見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之人也遂異之東坡在揚州夢在山林間有一虎來噬方

驚怖間有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東坡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方家幻術惑人之事何代蔑有東坡識破君謨鶻突徽宗則爲其所愚矣

臨摹逼眞

翟苑深學李成山水臨摹逼真世所有成畫多是翟筆明末徐俟齋枋鼎革後杜門不出所畫山水人貴重之余里顧方城善摹徐筆所傳徐畫多是顧作八旬以前人多秘而不知也

現身說法

佛經云現宰官身而爲說法現女人身而爲說法舉世痴迷不從其欲而誘之不能引之入于善也聖教之所謂誘掖奬勸是也觸龍之說齊太后先憐其少子莊周之說趙王以劍客之服見現女人身現劒客身俱是此意然奸惡之人欲行其計者亦用此法智者不可不慮也

律有幾種

唐人律體有幾種守規矩者謂之正體起對而次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徹首尾不對者謂之散體如李白

牛渚等作是也或三四或五六失拈者謂之變體自六朝而來亦謂之古拈絶句亦有三四失拈者亦變體也

雞鳴歌

光黄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與宮人唱漏微相似極鄙野㢊劭謂之雞鳴歌今之吳歌遲其聲以媚之宛轉如雞鳴者是也俗謂之山歌

微子行遯

論語曰微子去之尚書微子篇曰我不顧行遯則微子之去紂都而遯于荒野也明矣武王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獨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遯于荒野未之返也迨武庚巳叛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不可辭始就封于宋耳左傳微子牽羊把茅肉袒面縛之言何其誣也卽史記抱祭器入周之說亦屬烏有旣巳入周豈待周師至而面縛旣抱祭器亦何必面縛而啣璧知遯于荒野之義則二說不辨而知其誣矣有云旣巳面縛兩手反接不能牽羊把茅而抱罷則微子亦可使人牽之把之而抱之不必定在微子一手足之烈也此論未足厭服人心矣

書隱叢說卷之十六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七

吳江袁棟漫恬著

○用事之誤

自古用事之誤承訛不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人有鳴鳳朝陽之語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嚶兩鳥聲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度其夕陽謂山之西後以指暮日誕彌厥月誕大也後作生辰用景行行止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髙山與大路類今用爲景慕字夏屋渠渠屋大俎也今以居室用爲雲爲雨本楚懷王今皆用作襄王劉希夷詩曰爲

雲爲雨楚襄王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則八柱乃擎地者張說爲姚崇墓表云八柱擎天左傳士會辭秦歸繞朝贈之以策策乃方書非馬策也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莊子柳生其左肘柳是瘤瘍類王維詩云今日垂楊生左肘秦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五大夫乃爵名非封五松爲大夫也庾信詩云山封五樹松陸贄詩云不羨五株封返璧是僖負羈事今誤作藺相如完璧事濫觴乃言發源甚微今誤作末流猖獗用江文通擬休上人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誤用爲休上人事韓昌黎

石鼎聯句序云長頸高結結音髻結字斷句下云喉
中作楚語東坡云長頸高結喉束晳餅賦有牢丸之
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真一酒

名句來歴

古人詩中名句往往多有來歴陶靖節詩犬吠深巷
中雞鳴桑樹巔本古樂府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宫中
王勃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本王
巾層軒延袤上出雲霄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本庾信落花與芝蓋
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摩詰詩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囀黃鸝本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
黃鸝李白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天本
郭象注陽春自和蒙澤者不謝秋霜自降凋落者不
怨又梛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本陰鏗詩句又郎今
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本梁簡文郎今欲渡
畏風波又千巖泉洒落萬壑樹縈廻本鮑照千巖盛
阻積萬壑勢縈廻杜甫詩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栱浮
雲細細輕本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
栱濕濛濛之飛雨又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本徐
晶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又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中斲本何遜薄雲岩際出孤月波中上又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本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又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本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復本陳釋慧標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又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本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李長吉詩羅屏繡幕圍春風本古樂府繡幕圍春風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本梁簡文一年夜將盡萬里人未歸太白詩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本庾抱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趙師秀詩

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本白樂天人家半在舡野
水多於地姚合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會真記隔
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來又本古樂府風吹窓簾動疑是所歡來宋林和
靖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本唐江爲
竹影横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黄昏唐子西詩佳月
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
之清李重元詞雨打梨花深閉門本唐劉方平詩梨
花滿院不開門萋萋芳草憶王孫本唐趙光遠詩元
文宗詩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本盧延

遂雨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明人咏枯木詩有枝撐曉月無葉響秋風本唐王泠然有根橫水石無葉拂烟霞楊慎妻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本山谷詩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

火棗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樹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盧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或

曰即仙經所謂火棗也西遊記五庄觀人參果事用此

詞品

上不牽累唐詩下不濫侵元曲者詞之正位也豪曠不冐蘇辛穢褻不落周栁者詞之大家也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極為該博有曰古今之字音形多異義訓亦殊執今世字訓解古人書譬猶操蠻粤鄉音譯中州華語必不合也義訓之殊如古以媌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

而後世以爲諂古以僞爲人爲而後世以爲詐僞云云內有舉要攷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等卷更爲明晰惜未行于世

詩句指摘

昔人作詩經後人指摘便成笑柄李山甫讀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高英秀謂定是破船詩李群玉咏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張祜詩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公謂是欵頭詩欵頭者問

頭也白居易詩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張祜謂是目連變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謂是鬼詩孟浩然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謂是盲子詩曹唐詩云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謂是鬼詩昌黎聽琴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歐陽公謂是聽琵琶詩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傳本州經後人謂之櫻桃謎僧貫休詩覓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宋人謂是失猫詩程師孟靜堂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謂是登溷詩林

逋梅花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謂是野薔薇詩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潘邠老謂是猫兒詩

塞洪橋

江寗聚寶門外有塞洪橋長四十餘丈濶十五六丈東西相望杳絶昔人築之以塞江中之洪水故築之厚重而小其拱以洩江水之怒至今橋畔有額曰塞洪勝境志曰賽工相傳爲賽公俱誤也

臨岐詩歌

昔人臨岐握別戀戀不忍舍形于詩歌邶風云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巳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各極其致而王實甫西廂曲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尤爲遒麗得神也

○流傳異域

詩人名重流于異域傳爲勝事如劉孝標集溫子昇文在吐谷渾床頭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新羅國請以蕭穎士爲師雞林賈人爭購元白詩云其國中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輙能辨勃海國人寫徐夤賦以金書列爲屏障宋西南夷有弓衣上織成

梅聖俞春雪詩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明日本國刻宋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購宋文集 本朝吾邑徐虹亭釚菊莊詞亦海外爭傳爲一時之盛云

○衣尺匠尺

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曰夏禹以十寸爲尺成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然則周尺乃今之匠尺夏尺乃今之裁衣尺也今匠尺當裁衣尺十之八

鍾馗妹

瀨齋閒覽載宋皇祐中掘地得宋宗慤母墓誌有云

其妹名鍾葵趙宋石恪有鍾馗氏小妹圖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從李伯時有嫁妹圖明錢穀有鍾馗移家圖或云即是嫁妹圖作魈魑虛耗得志跳踉之態今乃訛作鍾馗戲妹圖尤爲不經之甚矣

○都啚

吳江縣田地有幾都幾啚之别啚字即古鄙字說文云方美切都啚即古之都鄙也今人誤作圖音并有作圖字者或云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也然雖有此義而吳江田地之所用實是啚字修志者以俗有圖音乃援此義而漫加一口直作圖字將令千

百世後知吳江之有都圖而不知吳江之有都啚其得爲信史乎

劒池夜光木

康熙中虎邱山劒池浮出木梶一根有人取之以歸中夜忽然光明滿室異而斧以斯之後詢諸山中老僧云是名夜光木吳王殉葬時有夜光木二枝今浮出者其一也其人爲之慨然而去然重泉之下不知何以浮出于外而殉葬之物傳記不載老僧不知其何所據也髙竹窓士奇塞北小鈔載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有光通體明白如螢火廹之可

以燭物雨露日遠則光漸減云云又不知其何以年已久遠而光猶如是也唐時隱士郭休有夜明杖其光可照十步之内號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古罽賓國有杯朗徹可照謂之照世杯意亦夜光木爲之者歟

商人報寃

乾隆中有商單身雇舟貿易舟人利其資黑夜邀伴入艙中擒商縛而敺之無數商佯死舟人欲加以刃其妻曰人已死而再加以刃何爲因而中止乃舁墮于水中盡攫其資而去孰知商人所墮並非深水乃

在低田中幸未溺死遲明有別舟過其處商乃哀號求救遂鳴之于官擒置正法論斬舟人于市商不遽返逾時報冤匍匐以歸夫商人幾瀕于死而卒得報冤豈不愉快哉噫古今之遠宇宙之大無論在朝在野其冤沉海底而卒不得少伸者何可勝道哉

修志

吳江震澤分縣以來未嘗修志乾隆中縣君聘請邑人修成吳江震澤二志典制詳核有舊志可仍體例兼備獨爲得之然人物志中褒貶去取不滿人意荀悅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

可爲古今同慨者矣有人集四書語成八股文以譏之開講起句云沈同以其私問曰以總裁爲邑人沈彤以同隱彤也雖衆欲難厭而口碑亦凜凜可畏矣

仁義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告子曰仁內也非外也只以心之愛爲仁脱却德與理義外也非內也只以事之宜爲義脱却心之制釋氏之學似此程伊川曰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後人遂以愛爲仁夫仁自是性愛自是情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似此而行而宜之之爲義亦屬未全

行夏之時

周人改月又改時謂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即以建子之月爲春正月陽生于子即爲春陰生于午即爲秋也改月人所共知惟改時後人紛紛議論不一而足請讀論語可乎子曰行夏之時謂治天下仍當以寅月爲正月仍當以寅月爲春之始也故不僅曰行夏之正而曰行夏之時若周人改月不改時夫子僅曰行夏之正而已惟其改時所以必曰行夏之時也後

人囫圇讀過把時字僅作正字看故致生疑耳左氏春王周正月加一周字則曉然于改月又改時矣至于正月加王字原無意義直是魯史本文博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正月鑄鐘銘曰維王五月敔敦銘曰維王十月可知當時諸侯尊王之意並非聖人之特加也且知不僅加于歲首爲謹始正端之說也

包荒馮河

易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包荒是含容馮河是剛果自在上者言之當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自在

下者言之當小處含容大處剛果若小處剛果則戾乎仁大處含容則背乎義若在上者一味含容則失國體直行剛果又致僨事在乎人之善體會耳不可執一而論也一爻如是三百八十四爻莫不如是一經如是六經莫不如是也

特奏名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中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賜本科出身謂之恩科吾邑宋淳祐中有魏汝賢者爲特奏名狀元人不知特奏之義謂是副榜者非也

○卑官受杖

卑官受杖自昔有之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昌黎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詩叅軍與尉簿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宋史理宗淳祐中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輙加杖責　本朝康熙中學使張公按臨蘇郡崑山舟泊岸例應巡捕供跳板巡捕偶失手水濺學使袍服即于岸傍杖之今則不然卑官無受杖之事矣

○少林僧兵

河南少林寺僧徒甚衆多習拳棒其傳已久別有秘授非世俗可比擬謂之少林拳少林棍云聞學習三年者使其持棍向一暗衖中走出衖中刀鎗劍戟紛列而以機運之人一入其間紛挐齊下難于架隔能以一棍横行其中則百萬軍中無慮矣有少林棍法若干卷備著其要云其僧往往爲國家立功唐初破擒王世充有功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尚存宋時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叅議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靖康時欽宗名僧眞寶命之聚兵拒金明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于

松江然則僧兵之有功于國家不淺所謂金剛努目者非歟宋德祐末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又得見幾而作之意哉

古今異名

古曰文今曰字以文專屬之文章矣古曰音今曰韻以音專屬之聲音矣古曰后今曰君以后專屬之國母矣古曰卒今曰兵甲兵之名不單舉矣古曰蘭若今曰寺奄豎之名官府之號不顯著矣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之說或云得天下之利百二或曰得百中

之二虞喜曰百二言倍之也葢言以百萬當二百萬也屢言之而未明日知錄曰古人謂倍爲二孟子卿祿二大夫是也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其義始明

○百歲臣工

康熙中有主事陞轉引見年已九十六矣　聖祖以其老而邁也主事奏曰上有萬年天子下有百歲臣工　上喜爲特轉高官乾隆中潮州檢討劉起振百歲廣撫請　旨建坊　上爲特給侍講職銜又賜上用緞四疋銀四十兩視凡民之百歲者爲加優矣

甲子詩讖

甲子三月妹壻侍衛葉敬旒永清假滿入都在虎阜山樓話別余有句云一別不知何日裏與君此際共登樓丁外七月再給假南歸抱病殂于維揚舟次不謂虎阜一別永不相見前詩遂成詩讖云

三世服藥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概以父子相承三世爲言而實非也古之醫師必通于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艸三曰素女脈訣脈訣所以察症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

三者不可以言醫疏語甚詳若必云相承三世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終無服其藥者矣雖然今日針灸之學亦非盡人而能之者矣

近體詩法

謝茂秦曰近體誦之則行雲流水聽之則金殺玉振觀之則明霞散綺講之則獨繭抽絲云云夫行雲流水謂一篇如一句也格格不吐者可廢矣金敔玉振謂音韻鏗鏘也雌殺戛口者可廢矣明霞散綺謂光彩奪目也塵土晦黑者可廢矣獨繭抽絲謂章法一線也傳合雜亂者可廢矣

養生養品養心養性

人生終日營營貧者拮据不遑富者利盡錙銖賤者執勞服役貴者頤指氣使爲婦者米鹽瑣碎爲夫者出入紛紜無非爲養生計也于其中有志課業應舉更上一層者謂之養品可也更有脫然塵累以詩書自娛者謂之養心可也更有能以道義自持不爲流俗所囿者得不謂之養性哉吾見舉世皆養生矣養品者百中得一焉養心者萬中得一耳養性者天下鮮矣

博物

古之博物能知人所不知者自孔子知防風骨肅愼矢商羊萍實而外管子知俞兒卑耳溪神皇士知澤神委蛇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曾展禽知爰居介葛盧知牛鳴東方朔知畢方獨足鶴知騶虞知藻兼水木之精胡僧知昆池刦灰張寬知女人星劉向知貳負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賈逵知鸑鷟胡綜知秦始皇壓王氣物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狀如黑狗無尾賓攸知鼮鼠張華知龍鮓知海鳧毛知干將知臨平石鼓以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知銅澡盤知九館龍洞知龍石以水灌之便熱知玉漿龍穴石髓稽康知石髓雷煥知

枯木照妖荀勗知勞薪郭璞知驢鼠大如水牛束晳知顯
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苟晞兒塚王粲知服礜人冢裴
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威斗陸杳知紫荷槖
知千里酒知古犧尊蘇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秦
哀公墓李章武知鈇斧爲禁物知雀錫沈約知東夷
罨蓋陸澄知服匿單于賜蘓武酒器祖瑩知于闐國王故玉
印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許敬宗知帝邱李珽知內
黃傳弘業知蜼傳奕知金剛石張東之知影娥池唐
元宗知龍皮扇建中時道者知脤望孟詵知藥金段
成式知報時鈇劉蛻知古銅盎非齊桓公物斛斯徵

知錞于以芒銅之清響 振董養知周會狄地盧若虛知鼨鼠劉敞知龍雀刀知周惡夫印爲亞夫印徐鉉知象膽知海馬骨高裕知陵鯉竇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僧贊寧知畫牛隱見耶律楚材知角端

。不利長子

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長子顓頊長子帝摯不善崩弟堯代立唐堯長子丹朱不得立虞舜長子商均不得立商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周太王長子泰伯文王長子伯邑考皆不得立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

魏武長子曹昂戰歿孫堅長子策無後孫權長子和不得立昭烈帝長子後主立而失國司馬懿長子師無子宋武長子義符廢劉淵長子和廢劉曜長子胤前没虜符健長子廢石勒長子弘爲虎廢石虎長子邃宣俱前僇慕容儁前子死慕容垂長子令被殺齊蕭太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絶梁武帝長子昭明早逝陳武帝長子死于江北齊神武長子澄被弑周文長子安定公立而廢隋高祖長子勇廢唐高祖長子建成僇朱梁太祖晃長子友文墜馬死後唐太祖李克用長子落落陣亡明帝長子從榮僇吳王楊行密

長子渥廢南唐徐温長子知訓以亂死蜀主王建長子元膺僇南漢劉隱閩王潮子俱不立蜀孟知祥公主子在唐不得立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太宗長子元佐不得立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元太祖長子先沒世祖長子真金先歿明太祖長子懿文太子先歿　本朝　太宗長子和碩禮親王不得立　世祖長子不得立　聖祖長子廢然則由古及今創業之主其爲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僅禹子啟也亦異矣

金山詩句

唐張祜題金山寺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晚唐孫魴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樠妨僧定驚濤濺佛身沈歸愚德潛先生嫌其景界之小最賞余句云一條海氣微茫接兩岸青山雲霧開嘆其爲盡金山之妙景也

祿命

祿命之説其來已久小運之法本許氏説文巳字之訓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五代子平與麻衣道者同隱華山尤造其閫奥或曰宋徐子平故今直謂之曰子平云前

以六字推衍不用時自宋而後以八字推衍兼用時謂之八字大約以衰旺生尅推其富貴貧賤壽夭亦有符驗但同一命也有彼此之不同同一人也有得失之互異不必盡合者何歟蓋一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此一人同時而生能保其休咎之絲毫不爽哉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止天下人豈止于此必相同者多矣宇宙之廣謂一日止生十二人乎每見人家有孿生子貴賤不必相同猶曰時有先後也迨相貌相同貴賤無不同貧富又無不同究之男女之多寡懸殊辭世之早晚或異其休咎

之不必盡同也況時刻之差誤者亦復不少昔蔡京

蔡卞問命于僧化成于卞則終身無一語之差于京

則大謬不然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

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

則軍校微有譴訶孟洪開閫荆襄嘗出巡見漢江一

漁者問其年庚皆與巳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

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

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水上輕浮故賤某

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

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能也宋陳彦

才與秦檜同干支進士知泉州而已可見時刻之有差致休咎之不同也至于宋蔡魯公與貨粉鄭氏子生年月日時皆同但差一甲子没水死嘉靖中祥符高叔嗣生與陳友諒同干支以名進士歷官臬司政績甚著以能詩稱干支雖同生有先後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若呂才所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此言不足以盡服人心也富貴之士應運而興漢韋賢魏相丙吉微賤時會于客家相工田文曰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宋張鄧公冠萊公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而張齊賢王隨

復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内而有四宰相韓魏公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爲幕客作芍藥會陳秀公適至後皆爲宰相明時徐有貞與其友叚民邀于謙讀書虎邱道士烏元運相三人皆大貴又王錫爵申時行許國同坐相士過之許其俱元俱相後三人各占一元一時足訝後無不驗此亦俱當六合之徵矣至于刦數難逃水火兵刃往往俱無誤死婁師徳渡江時道士觀一舟之人俱有水厄此非共犯三刑之驗乎故曰呂才之言不足以盡服人心也

急就句法

栢梁詩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自宋玉招魂篇來乃爲急就篇之濫觴也韓昌黎鵶鴟鵰鷹雉鵠鵾陳后山桂椒柟櫨楓柞樟皆祖此

梓人傳

郴郴州文梓人傳是比體後半篇可以不作王弇州亦云

遇合之奇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美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有詩云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烟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

著緋明高祖時光祿寺中厨人供御茶稱旨賜以冠帶一夕高祖微行聞有老書生吟云十載寒窓下何如一盞茶高祖即應口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唐盧延讓二十五第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爲張濬所稱賞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句爲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毡破猫跳觸鼎翻句爲王建所賞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嗟乎得官者以猴與茶見賞者以猫與犬言之不勝慨然然昭宗之猴朱梁篡位乃跳躍奮擊爲全忠所殺與明皇之舞馬同盡其忠尚不愧

爲供奉之名也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雖不言其數之爲九爲十而亦明夫圖書之早有所本矣又昔賢謂先天圖是太元張本則圖之早有可知也逮至後世有謂十爲圖而九爲書者關子明也傳之者邵子宗之者朱子有謂九爲圖而十爲書者劉長民也宗之者朱子發張文饒魏華父劉牧反覆辨論不一有謂傳于陳摶有謂

傳于青城山隱者然朱子書河圖洛書後曰讀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也又蔡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亦不必追考河圖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此數之外豈有他數此心同而此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必泥其爲先天圖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不必究其傳于陳摶出于青城山隱者也橫推直致無不脗合乃天地自然之道後乃演出太乙九宮法及三

角筭等數術亦是圖書之所涵者廣推而致之無不可耳先天圖亦自宋時而出明黃宗炎極辨其非古近毛西河奇齡有圖書原舛編一卷力言其舛以余思之雖使後人增撰但能明義理亦可上接古人況朱子有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于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耳前巳言伏羲作易不必本于圖書今但就圖書而論之也前言至理之彌綸于聖心今言至理之彌綸于圖書固可相為發明耳

事功遺憾

甚矣紀功紀事之有遺憾也列禦寇莊所自出史記

無傳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不載雲臺功臣馬伏波以椒房之親不得與圖耿弇而不及耿況圖岑彭而不及來歙韋蘇州新舊唐書皆無列傳王偁撰東都事畧一百三十卷宋史不列儒林文苑傳中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也唐書房杜傳中畧不及其姓名賈島詩歌可與孟郊張籍比肩舊史不爲立傳新史附名韓愈之後數言而已馬貴與博洽卓絶古今嚴明論詩理入三昧羅願翼雅富如武庫宋史俱不爲立傳然數公之名自足不朽何必藉史傳哉

○羣妃御見辨

周禮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鄭康成謂群妃御見之法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後世信以爲然予竊有疑焉謂聖天子省躬節慾不宜如此況人多難徧云十五日而徧者豈其然歟及觀汪鈍翁琬之辨曙有胐合汪畧曰成王春秋方富周公豈多其女寵定爲不刋之制以導之乎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之君如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御之而徧人主之身亦異于金石矣得毋有蠱

疾耶如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得抱衾裯而十五日之間僅奉斯須之顔色也夫九嬪世婦御女既與女酒女祝等統于冢宰是皆宫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决非進御于王者也九嬪係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决非相從于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爲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耶此論足爲世道人心之防也楊升菴先有辨論云

妾服

儀禮曰大夫爲貴妾緦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唐開元禮及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明孝慈錄皆不爲妾制服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有人欲從古禮者余謂若從古禮則古禮之父在爲母期爲長子三年等制巳不可復矣欲從今律則今律無文況從古禮則所生子之于生母亦無三年之服若于巳則從古之服緦于所生子又從今律之斬衰三年是爲不古不今之禮惟以從重者服其妾也可乎

格物精義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物工夫最細亦最濶一物有一理猶易盡物物有一理則不易盡物物有一定之理猶易盡物物有無定之理則尤不易盡盖物有限而理無窮也所謂物者乃事物之理非僅一物而已也此即聖人精義之學大而顯者易知矣莫難于是非之介公私之間能執一途以自處而又毫髮不爽卽所謂中也中不易致則義之不易精也義不易精則物之不易格也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何嘗不學易以精義之功無盡故有假年之嘆夫子何嘗不聞道以格物

之功難究故有夕死之慨夫子聖學已至亦謂義理無窮所以歉然若不足耳不然忠孝人所共知堯舜人皆可爲何至有假年夕死之言惟其事變無窮而義理無盡今日一事甚是難處當思如何處之明日一事或更難于今日或又是一樣難處當思如何處之才是格物才是精義才是致中故昔賢喻義喻利章反覆辨論有以也夫義利二字何人不曉惟于疑似之間疑難之處有以辨之明而處之當斯可耳即如喪服與律例二者安天理而酌人情古今屢屢變更終有遺議而天下事物之理從可知矣

○新黃孝子

吳縣黃向堅父孔昭于明季時爲雲南大姚令鼎革道阻不得歸順治中滇黔漸平向堅萬里尋親艱苦備嘗遇鄞縣錢士驌亦于明季作廣文于平彝衛而不得歸者始知其父母俱在白鹽井兼程而至喜泣交并奉之而歸滇人感其孝釀金而贈之蓋徒步周行二萬五千里云傳奇有新黃孝子者是也而士驌之子公美聞其親在亦間關萬里而尋親以歸世徒知黃而不知錢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七終